



诗歌隧道

雨水

王鸣宇

缕缕东风拂面吹，时逢雨水叩柴扉。
长空浩渺寒流弱，旷野苍茫暖气微。
柳曳河堤催节序，莺啼林陌唱春晖。
恬然纵目烟岚处，雁叫声声正北归。

乡间“雨水”

魏有花

雨水轻敲着瓦片
唤醒晨起的农家
披蓑戴笠
踏入雨中的画框

锄头翻开第一垄泥土
沉睡的种子在掌心醒来
父亲弯下腰
把整个冬天的心事
埋进湿润的泥土

母亲提着竹篮
将春天的绿意
一茬茬拍进篮里
燕子衔着新泥
在屋檐下筑巢
盛满了整个春天的絮语
雨水漫过田埂
漫过农人的草帽
漫过等待发芽的
每一个瞬间
在土地上
写下绿色的诗行

早春的气息

魏馨媛

冰层下的溪流
低语着苏醒
那是冬日最后的呢喃
与春日最初的期许

霜花渐渐融化
草尖上挂着晶莹的泪滴
那是冬的告别
也是春的序曲
寂静中
酝酿着春的生机

柳丝儿伸出纤纤手指
拨动着琴弦
弹奏出春的旋律
跳跃的音符
唤醒沉睡的花朵
和梦中的蝴蝶
桃花探出羞湿的粉脸
在枝头低语
诉说着期待与憧憬

早春的气息
是苏醒
更是渴望

初春之魅

魏益君

麦苗在残雪中醒来
抖落最后一粒霜
风掠过田埂
把泥土的芬芳
揉进农家希望的情怀

柳条蘸着溪水
在天空写下
绿色的诗行
露珠在叶尖轻颤
如少女的眼泪
晶莹欲滴
桃花笑在清溪里
细语低吟
讲述着冬去春来的秘密

阳光温暖了田野
耕牛漫步在田埂上
沉稳的步伐
踏出了希望

农家的屋檐下
去年的燕巢空了
但春风正在路上
捎来远方的呢喃

30 载铅痕与数字洪流中的新闻守望

唐亚江

当最后一箱泛黄的“画版纸”被锁进四平市融媒体中心 15 层的铁柜时，钢化玻璃幕墙外的城市光轨正与 30 年前排版尺下游走的栏线悄然重合。在铁西区南迎宾街霓虹穿透春夜的时刻，我抚摸着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的铅笔、黑笔、蓝笔、红笔和触控笔，在数字洪流与铅火余温的共振中，触摸到了四平报业跨越世纪的脉搏。

春节过后，报社整体搬迁到广电大厦。搬家之前，我整理办公柜最后一个抽屉，发现一摞四平日报版样纸。俗称“画版纸”，每张样纸 6 号字，共 7456 字。

恍惚间，穿越 30 年时空扑面而来。那些用钴蓝色方框标注的栏线，在数字屏幕的冷光里与 H5 热区图形成量子纠缠般的时空对话。每道刻痕都是铅字时代最后的坐标，记录着读者目光在纸质版面上跳转的轨迹，如同敦煌壁画里飞天飘带的褶皱，凝固着消失的阅读美学。

刚到报社，听同事讲起捡铅字的经历。告诉我辨认字架上的“部首坐标”——木字旁在东南区第 3 架，三点水在西北角第 5 层。这种刻进肌肉记忆的坐标系，正是当年新闻人穿越信息迷雾的导航仪，在混沌世事中锁定真相的经纬度。

千禧年前夕的激光照排室，幽绿光束刺破印报厂排字车间的尘埃，方正飞腾系统的代码洪流裹挟着活字印刷术的基因图谱。这场静默的技术革命，让新闻生产从铅与火的淬炼，转向光与电的嬗变。

办公柜的铁盒里，珍藏着泛黄的读者来信，梨树县退休

教师的蝇头小楷溺着时光的泪痕：“贵报《都市刊》4 版副刊的墨香，总让我想起五十年代课本里《荷塘月色》的油墨。”

此刻，38 本采访本在春日暖阳里苏醒：78 岁“炕神”义务搭炕 48 年的神采、天桥下棚户区改造的尘烟、山门镇敬老院里的笑声……我摩挲着这些笔迹，突然听见当年笔尖划过纸质的沙沙声，仍能听清上海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铃铛的脆响。

翻看泛黄的《老百姓》合订本，不小心碰掉了 5G 手机，“哗啦”一声轻响，像过去和现在打了个照面。我悄悄藏起“都市刊编辑部”“老百姓编辑部”“财经新闻编辑部”“社会经济采访中心”的办公室门牌，如同收藏着新闻人最初的热望。

每当看见年轻记者讨论“我是数字人主播融小新”时眼里跳动的光，便想起了发行部投递员大清早聚合在报社后院印报厂车间时的那缕晨曦。

这些年跑新闻编新闻，也咂摸出点门道，在《都市刊》《老百姓》时代死磕“真相”，电脑时代抢“速度”，手机时代追“流量”——可到了如今全媒体时代，最难的反而成了怎么在信息爆炸中守住新闻的“根”与“魂”：该快的

别掺水，专业的别降智，人心的温度别被算法吞了。

每天下午 4 点过后，报社 2 层办公室的门总会准时响起三声叩击。编辑小白、小王、小杨、小魏、小常依次带着还散着打印余温的各版清样，像捧着一炉将熄的炭火，我用红笔、黑笔开始丈量字里行间的千沟万壑。

某周编前会，我带上记事本，某版“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参考书’”改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科学指引”、某版大标题“铿锵玫瑰”改作“铿锵玫瑰”、某图说“上访群众”调为“建言乡亲”……

30 载介质革命，从铅字“入木三分”到数据流光溢彩，变的只是载体形态，淬火不灭的是新闻人的精神图腾。正平广场的彩灯与当年照排室的绿光，在媒介进化的光谱里交融成永恒的职业信仰——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新闻永远是人类故事的容器，是时代真相的罗盘，是文明星火的续传。

合上装着“第二届千里辽河杯四平好新闻”奖牌的收纳箱，钢化玻璃幕墙映出铅火与数据交织的星云。那些被红笔勾画的墨痕，正在云端文档的批注层获得数字永生，共同系着新闻人的永恒航程。

我为春天而心跳

丁宇

当料峭的寒风还在街头徘徊，当残雪还在角落里瑟缩，我却分明感觉到，春天的脚步，正从遥远的天际，轻盈而坚定地走来。我的心，也随之开始了欢快地跳动。

起初，那是一种隐隐的悸动，如同大地深处萌动的种子，在黑暗中积蓄着力量。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淡薄的云层，温柔地洒在脸上，那一丝暖意，像是春天传来的第一个信号，让我的心微微一颤。我知道，春天，这个神奇的魔法师，正挥动着她的魔杖，准备为世界带来一场盛大的变装秀。

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节奏逐渐加快。路边的柳树，像是接到了春天的密令，开始悄悄抽出嫩绿的新芽。那些新芽，宛如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细长的柳枝上排列组合，演奏着一曲生命的赞歌。我轻轻抚摸着柳枝，感受着那细腻而柔软的触感，仿佛能触摸到春天的脉搏。这一刻，我的心为这新生的力量而跳动，那是对生命奇迹的惊叹与敬畏。

不经意间，一抹明艳的色彩映入眼帘。原来是迎春花，它们像一群活泼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张开了金黄色的小喇叭，向世界宣告春天的到来。它们簇拥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微风中摇曳生姿。那灿烂的金黄，如同春日里最耀眼的火焰，点燃了我心中的热情。我蹲下身，凑近这些小花，闻着那淡淡的清香，心跳愈发急促。这是春天馈赠的礼物，是生命蓬勃绽放的象征，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行至湖边，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天空、云朵和岸边渐渐苏醒的春色。一群鸭子在水中嬉戏，它们时而把头扎进水里觅食，时而欢快地扑腾着翅膀，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花。“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用欢快的身影，生动地诠释着春天的活力。看着它们，我的心仿佛也融入了这片春日的欢乐之中，随着它们的游动而跃动。

抬头望向天空，湛蓝如宝石般的天幕上，飘荡着几朵洁白如雪的云朵。它们形态各异，时而像骏马奔腾，时而像仙女起舞。几只风筝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孩子们在草地上欢快地奔跑着，手中紧紧握着风筝线，笑声在空中回荡。那纯真的笑容，那充满活力的身影，让我仿佛看到了春天最美好的模样。我的心，为这充满希望与欢乐的场景而剧烈跳动。

春天，是生命的复苏，是希望的起点，是梦想的绽放。它以独特的魅力，撩拨着我的心弦，让我的心跳为它而加速。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我愿与春天相拥，让心灵在这盎然的生机中，尽情地跳跃、欢歌。



把平凡的日子编织成锦绣

耿艳菊

画画是很美的事，会画画的人是幸福又幸运的。每天用色彩涂画画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风景，内心是清宁的，日子是丰盈的，如锦绣，流金岁月，惊艳时光。画画美好，欣赏画也是美好的事，比如看丰子恺的画，会觉得生活真是好玩的事情，充满了趣味，每一个平常光景都是有情世界的真挚和深切。俞平伯评丰子恺：“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朱自清也很喜欢丰子恺的画，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生活如诗，每字每句，起承转合，都有它的意义和韵味。日子如画卷，水墨丹青，小桥流水；工笔浓彩，山河岁月。亦婉约巧妙，亦气势壮阔。佛家言：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一年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二十四时，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细细密密，织成一团锦绣。

锦绣是明亮的、灿烂的，是花纹色彩精美鲜艳的丝织品。而它并不只属于王公贵族，每个人都会被真诚地祝福拥有一个锦绣前程。它有它的贵气，也有平凡人的亲切。

前程再锦绣亮丽，还是远远隔着，虚飘飘的。生活中有许多智者，无关身份地位，无关贫穷富有，无关光阴深浅，他们从来不把锦绣不锦绣当作问题，只是踏踏实实、热热烈烈地过着当下的生活，而日子反而成了锦绣明亮的模样。

我曾在胡同口小花园见一个中年保安气势豪迈地唱京剧。那天中午午休，我去胡同尽头的商业街买东西。走到胡同口，见他正旁若无人地伸腿甩胳膊，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仪式感，好像正在舞台上表演一般，唱道：“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我有几分吃惊，于是放慢脚步。他依旧故我，淡定自若地唱他的京剧。他旁边有一个月季花坛，一个大茶杯放在花讨的台子上，满满的一杯浓茶，映着花坛里正绚烂的月季，真的很诗意悠然。

细打量这中年保安，黧黑结实，很平常的普通人。我不知他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活，也许背井离乡，身上有很重的负担？也许他曾经的理想是唱戏表演，而今却为生活故不得不做保安的工作？而他却平静安然，面容和气喜悦，无凄苦之相。凭这一点，我相信他的日子是明亮的，他的人是可敬的。哪怕他只是个保安，却懂得如何把自己眼前的日子编织成精美鲜艳的锦绣。

还有一个老人，我每天下班都会在地铁站遇见他。他进地铁，下楼梯，到站台等车。总是边走边唱美声。歌词我记不住，因为他的声音腔调特别，只倾听他的声音，倒没在意到底在唱什么了。他头发差不多都白了，走起来喜欢背着手，昂首挺胸，步伐和他的美声一样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有时，我们并排站在一个门口等车的时候，会闲聊几句，知道他退休后闲不住，每天都会乘地铁到处看看，丰富一下生活。和他说话，总要想起汪曾祺《闹市闲民》里的老人，汪曾祺称他为“活庄子”，天然恬淡，每天吃抻面条、拨鱼儿，带着笑意，抱膝闲看。这位乘地铁到处闲看唱美声的老人亦是如此，说话带着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只不过是一静一动，却让沉寂的晚年日子散发光芒。

也许，你没有天赋机缘成为丹青画者，却可以一手执生活，一手执热爱，巧手匠心，编织光华亮丽的锦绣日子。